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总主编 冯克诚



(第一辑·第十卷)

[战国]孔伋思孟学派

(前 483 年 ~ 前 402 年)

教育思想与《大学》《中庸》解读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学苑音像出版社

G40
204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第一辑·第十卷)

[战国]孔伋思孟学派

(前 483 年 ~ 前 402 年)

教育思想与《大学》《中庸》解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一辑/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6.5

ISBN 7-80135-737-X

I. 中... II. 北... III. 教育名著-作品综合集-中国文学 IV. 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426 号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一辑

[战国]孔伋思孟学派教育思想与《大学》《中庸》解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学苑音像出版社

出版发行

★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200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1/32 印张:195 字数:5066千字

ISBN 7-80135-737-X

全二十册定价:526.00元(册均26.30元)

(ADD: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10号信箱)

P. C.:100024 Tel:010-65477339 010-65740218(带Fax)

E-mail:webmaster@BTE-book.com Http://www.BTE-book.com

教师必读文库
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出版说明

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较完整地遍选、编译、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1. 从古至今,各时代、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听说、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2. 全套分中国卷 100 种、外国卷 100 种,每二十种为一辑,共十辑,约 200 种,同时出齐。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编者

2006 年 4 月



上 篇

思孟学派的教育思想与《礼记》

思孟学派概述	(1)
思孟学派的学术渊源与为学旨趣	(7)
(一)先秦典籍的视角	(8)
(二)考古发现的视角——郭店竹简分析	(19)
“仁”与“孝”——思孟学派的核心话题	(26)
(一)上博简《内礼》与《曾子》	(26)
(二)《孝经》的成书与作者	(38)
(三)孝的起源发展及孔子的仁、孝观	(40)
(四)曾子的重仁、内省思想及乐正子春对孝道的发展	(46)
(五)《孝经》的孝治思想	(53)
(六)子思、孟子对仁的发展及与重孝派的关系	(57)
思孟学派的“无类”逻辑	(70)
《礼记》所代表的思孟学派的教育思想	(79)
(一)《大学》的教育思想	(80)
附:《大学一解》(节选)	(83)
(二)《中庸》的教育思想	(93)
(三)《乐记》的教育思想	(95)

下 篇

《大学》《中庸》解读

《礼记》思孟学派教育语录分类解读	(101)
(一)关于教育目的与作用	(101)
(二)关于论性与诚	(109)
(三)关于学制及教学大纲	(113)
(四)关于知行与学习过程	(118)
(五)关于教学原则与方法	(120)
《礼记·大学》解读	(134)
(一)无氏《大学》的教育思想	(134)
(二)《大学》解读	(146)
《大学》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178)
(一)“三纲领”解析	(179)
(二)“八条目”解析	(184)
(三)《大学》的学派和地位	(191)
《中庸》教育思想解读	(194)
(一)以人性的价值取向为中心的天性道教的一体性	(197)
(二)“诚”及其“合外内之道”的价值取向	(201)
(三)“下学而上达”的工夫	(204)
第一章(纲领)	(206)
第二章(知人)	(210)
第三章(正心)	(210)
第四章(正心)	(211)
第五章(修身)	(212)

第六章(审问)	(212)
第七章(明道)	(213)
第八章(正心)	(214)
第九章(正心)	(215)
第十章(明道)	(216)
第十一章(正心)	(218)
第十二章(知物)	(219)
第十三章(笃行)	(220)
第十四章(修身)	(222)
第十五章(齐家)	(224)
第十六章(齐家)	(225)
第十七章(知天)	(227)
第十八章(齐家)	(229)
第十九章(齐家)	(232)
第二十章(治国)	(235)
第二十一章(知性)	(243)
第二十二章(诚意)	(244)
第二十三章(诚意)	(245)
第二十四章(治国)	(246)
第二十五章(诚意)	(247)
第二十六章(博学)	(248)
第二十七章(修身)	(251)
第二十八章(明道)	(253)
第二十九章(明辨)	(255)
第三十章(知法)	(257)
第三十一章(修身)	(259)
第三十二章(诚意)	(260)

第三十三章(正心)	(262)
《大学中庸·解要》选读	(266)
大学中庸解要序言	(266)
大学解要	(268)

思孟学派概述

儒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大的学派,与墨家并称为显学。后来在这个学派中因各人发展的方向不同,就产生许多互异的儒家学派。《韩非子》《显学篇》说:“世之显学,儒墨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后人又以子思与孟子有师承的关系,他们的思想和学说有很接近的地方,因而合称为思孟学派。至于曾子,古人虽未将其列为独立学派,但他直接继承孔子而传授给子思,当然与思孟学派有关,所以荀子曾把曾子作为他们的先驱者而传述其言行。因为曾子确在传述孔子学说的名义下,广收门徒,当时如孟敬子、阳肤、子襄、沈犹行、公明仪、公明宣(高)乐正子春、吴起等都是他的弟子,形成儒家的支派^①;而且他也有自命为继承孔子正传的雄心,象《孟子》中所载:“孔子没,……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孟子》《滕文公上》)而孟子在当时确亦极端推崇曾子,认为他得到孔子的正传。孟子自认为“乃所愿则学孔子也”,但他与孔子年代相距很远,就不得不推崇曾子、子思以自重,所以在《孟子》七篇中有很多关于赞许他们二人的言行,^②即在《孟子外书》中亦曾载:“曼丘不择问于孟子曰:‘夫子焉学?’孟子曰:‘鲁有圣人曰孔子,曾子学于孔子,子思学于曾子。子思,孔子之孙,伯鱼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

① 参考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十一章第一节。

② 参考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十一章第一节。

上,柯尝学焉,是以得圣人之传也。’”(《性善辨》)《孟子外书》一书虽不尽可信,但这段记载是与孟子的意图相吻合的。

自从孟子推崇曾子以后,曾子在孔门中的地位格外提高,一般学者认为思孟学派渊源于曾子,把他与这个学派形成为一系。到了宋儒又把曾子为孔子正传之说作为定论,在《二程语录》中曾载:“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孔子没,传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传。至孟子而圣人之道益尊。”而曾子的思想表现于自我修养自我省察方面居多,所谓“吾日三省我身,”与孟子的“反身而诚,”“反求诸己”出于同一的根源,所以说思孟学派的学说,确是从曾子的思想一脉相承发展而来的,似可深信不疑;至曾子是否为孔子的正传,却还有待于研究。

由于宋代的学者把曾子当作为孔子的正传,因而对思孟学派的著述,除《孟子》七篇外,在《礼记》中有《大学》《中庸》二篇,认为《大学》为曾子所述,《中庸》为子思所著,并把这二书抽出与《论语》《孟子》并称为《四书》,作为初入学学者必读之书。至《礼记》中尚有《学记》一篇,有关教育方面的记载很多,亦为思孟学派的作品,未曾被重视而加以阐明。

《礼记》一书共四十九篇,大部分为汉儒所作。有人说是孔子没后,七十二子之徒各就所闻而作的一种记录。^①亦有人说《礼记》杂出于汉儒,惟其中有如《乐记》、《学记》、《大学》、《中庸》之类,出于孔门弟子所传的纪录。^②从此可知《礼记》中《大学》、《中庸》、《学

① 郑玄著:《六艺论》:“《礼记》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礼残缺,无复能明。……至孔子没后,七十二子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或录变礼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故编而录之以为记也”。

② 卫湜著:《礼记集说》中河南程颢和张横渠所述:“《礼记》之作,杂出于汉儒,然其间圣门绪余,其格言甚多,如《乐记》、《学记》、《大学》、《中庸》之类,无可议者。”

记》等篇确为孔门弟子所作的记录,而此等记录又属于思孟学派的作品。

《礼记》中《大学》、《中庸》、《学记》三篇,在中国思想史和教育史上确然发生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大学》与《中庸》二篇。《中庸》发挥了唯心主义的宇宙观,《大学》发挥了教育目的论。象朱熹王守仁等等都接受了它所提示的理论而有所发挥,由于他们接受的重点和解释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的学派^①,但是它们都属于唯心主义的一种想法。

《大学》、《中庸》、《学记》三篇,虽然大家公认为思孟学派中的作品,但究为何人所作,仍是我们应该明确的问题。思孟学派中最突出的是孟子,他有自己的著述——《孟子》七篇,记载了自己一生的主张和学说。由于孟子是子思的私淑弟子,所以他主张和学说当然与子思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因之有人认为《中庸》为子思所作。孟子的思想学说与《中庸》所说的有共同一致之处很多:例如孟子的性善论与《中庸》上的“天命之谓性”,就有密切的关联;《中庸》所说“天下之达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孟子也就发展为明人伦的学说作为教育的目的;《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与《孟子》所说的“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意旨相同。可知孟子所主张的完全与《中庸》的理论相符合,所以说《中庸》为子思所作,可以深信不疑。

至《大学》一书,宋儒认定为曾子所述,尚不足据为定论。《大学》是说明大学之道,提出三个纲领(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八个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致育的目的,说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这一整套理论与曾子平时

① 参考杨向奎著:孔子的思想及其学派,《文史哲》一九五七年第五期。

的言论,还找不到有共同之处,而与孟子的学说确有相通的地方,如《大学》所说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实即孟子所谓“人论明于上,小民亲于下”的意思。所以说《大学》肯定为曾子所述,未可置信,但它确是与孟学学派有密切关系的。郭沫若先生亦认为“《大学》实是孟学,它是以性善说为出发点的,正心诚意都原于性善,如性不善则心意本质不善,何以素心反为‘正’,不自欺反为‘诚’?”^①而冯友兰先生又认它为荀学,主要根据是荀子言为学当“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也。”(《荀子》《解蔽篇》)而《大学》言“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等等,理由似欠充分,已由郭氏说明,不再赘。^②但《大学》究为何人所作,郭氏认为是孟派里面乐正克所作,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研讨与证明。

《学记》一篇,记述教学的原则和方法居多,主要在说明通过教育以达到“化民成俗”,证明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实质上亦是言大学之道的。《学记》上说:“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所谓“知类通达”就是《大学》所说的“物格而后知止”,所谓“强立而不反”就是“知止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化民成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它所说的“有志于本”,“此之谓务本”,就是“止于至善”,至善就是务本,又《学记》所谓“善教者,……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即孟子所谓“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所谓“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即孟子所谓“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可知《学记》所述,非独与《大学》相互印证,而且与《孟子》所述的也互为发明,其

① 郭沫若著:《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第136页。

② 郭沫若著:《十批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第135页。

为孟学是毫无疑义的。由于郭氏认《大学》为乐正克所作，也就认《学记》亦为乐正克所作。

思孟学派中，孟子既属于新兴地主阶级中“士”的阶层，因之思孟学派的思想学说，也与孟子一样完全适应当时“士”的要求上升以取得政治地位而提出的。象《大学》说：“物格而后知止，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它把“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推到“诚意”“正心”“修身”的道德论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论，而成为不可分割的体系，而以“修身”为这体系的中心；根据这个原理就可以从“明明德”“亲民”以达到“止于至善”的境地。所谓“明明德”“亲民”，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的意思。所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简单地说，就是大学教育目的，要从明人伦入手，使小民相亲相爱于下而不再有“犯上作乱”的行为，便可达到“至善”的境地。试看下面一段话：“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就足以证明。

《学记》中所述教育目的也与《大学》相同，它说：“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所谓“化民成俗”，就是统治阶级以教育作为统治人民的工具来达到“近悦远怀”的理想政治；所谓“知道”，就是统治者要通过教育使人能知道封建社会中“贵贱”“尊卑”“长幼”之道，亦即《中庸》上所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伦之道。所以《学说》与《大学》《中庸》同样是说明儒家所主张的立学设教的目的，完全以明人伦为主，从而得以维持封建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政权，格外明显了。

思孟学派不独在教育方面坚持儒家学说以明人伦为教育目的的一贯主张加以扩充与发展，同时，还把孔子学说中含有唯心主义成分的加以发挥，这在《中庸》一书中表现得格外显著。孔子虽然也讲中

庸之道,但“中庸”二字在《论语》中仅一见,“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篇》)而《中庸》则把它发挥得更加详尽。孔子对于剧烈变化的社会,还处处表示积极有为的态度,但是《中庸》上只说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原乎其外”,“君子居夷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僥倖”,表现出对社会矛盾难以解决而取消极的态度。孔子对鬼神至少抱不可知和存而不论的态度。他是要把西周的宗教观转移到致力于人事方面,实为启发后儒创无神论的桥梁,而《中庸》却说“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与孔子的原意相背。《中庸》又把“诚”字提出来作为“天人合一”的根据,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这是说明“诚”是主观的属于第一性,物是客观的属于第二性的。从上所述,可知思孟学派中的子思,把孔子的儒家学说中落后的一面发展而成为纯粹的唯心主义的儒学,而把孔子积极的和进步的方面完全抛弃了。而且这种以“诚”作为思想体系中最高理想的学说,成为汉代儒家“天人合一”说的理论根据。

但是思孟学派虽然继承了儒家学说的一部分,发展为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但他们在记载有关放育学说方面,除了以明人伦作为教育目的来维护封建统治的社会秩序外,对于过去在教学过程方面,确也总结出宝贵的经验成为有名的格言,是亦不可一笔抹煞的,特别在《学记》一篇中,记载较为详明。在这里更须特别指出的,《学记》不仅总结了儒家私人教学中的教学经验,同时还谈及许多属于西周官学中统治阶级如何重视学校教育的材料。它首先除叙述当时教育制度以外,还阐明统治者在大学开学时举行极隆重的典礼,对学生提出应有的警惕,宣布应行遵守的规约,继而订定分年视学的制度,并进而及于教者必须注意遵循的原则等等,作为大学教育工作的重要大纲。可知《学记》作者完全是从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出发,指出当时统治者为了要达到“化民成俗”目的,就必须重视教育问题,把大学教

育当作国家政权的一个重要职能来实现他们的主张,达到“近悦远怀”的理想,这是与思孟学派以明人伦作为教育最终目的完全一致的。不过在《学记》中大部分所记载的是从实际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许多教育原则与方法。如果我们把它整理出来,区别其孰为精华孰为糟粕,附在各家教育语录后面,作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教育的参考资料,也是必要的。

思孟学派的学术渊源与为学旨趣

在思想史上,很少有象思孟学派这样既有着显赫的地位,又产生不断的争议。说它地位显赫,是因为至少从宋代起,它已被看作是得孔子真传,居儒学大宗;说它争议不断,乃是因为对于“思孟学派”具体何指,其特色为何,甚或在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都一直是个存有争议的问题。历史学家说,我们所知道的只能是流传下来的历史。这句话一定程度上道出了典籍文献(广义的)在历史传播中的重要性,归根结底,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出现的思想总是要以各种文献记录为载体才能被后人认识、了解,而一旦因为某种原因,这些作为载体的典籍文献意外失传,那么,不管你的事迹如何轰轰烈烈,也不管你的思想如何高明深刻,都只能成为一个遥远的记忆而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而这一切正不幸发生在思孟学派身上。当然,我们说思孟学派在历史上争议不断,决不仅仅是因为《汉书·艺文志》中的“《子思子》二十三篇”在唐代以后已经失传^①,更重要的,乃是因

^① 除《汉书·艺文志》外,《隋书·经籍志》也提到“《子思子》七卷”,但对这个“七卷”的内容有学者表示疑义,如宋濂《诸子考》说:“《子思子》七卷,亦后人啜辑而成,非子思之所自著也。”故暂不讨论。

为后代学者在争论中往往掺杂了自己的意志、观念,他们真正关注的也许并不是思孟学派的真实面貌,而是思孟到底从夫子那里传下了什么样的“道”。在这种情况下,典籍的遗失、缺乏固然会影响到人们的理解、判断,但又何尝不会为后人的借题发挥、“六经注我”提供了便利;而这种借题发挥、“六经注我”虽然不无其自身价值,但它终究已不是思孟学派的原貌。所以,要想揭开思孟学派身上的神秘面纱,还其本来面目,除了依赖新发现的材料外,一种客观、历史的态度同样显得十分重要。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从春秋战国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探究思孟学派的演变、发展;同时更要将其原有的内容与后人的发挥区别开来,终归我们探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思孟学派,而不是作为“道统”化身的思孟学派。

(一)先秦典籍的视角

思孟学派是如何提出来的呢,它在思想史上又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让我们首先对这些问题作一番探讨吧。在先秦典籍中,明确把思、孟作为学派看待的应该是战国后期的韩非子,他在《显学》篇说:

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分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这里虽然提到“子思之儒”、“孟氏之儒”,但似乎只是把它们看作“儒分为八”中的两派,对于二者关系如何,则根本没有提到。不过韩非子“儒分为八”的说法也有一些让人费解的地方。比如,它所说的八派并不处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子张、漆雕氏(漆雕开)等属于孔门的七十二子,约生活在春秋末期,最晚的孟氏(孟子)、孙氏(荀子)则已到了战国后期,前后相差约二百余年,所以韩非所说的“儒

分为八”显然不能仅作为并列的学派看待。又比如,八派中有“颜氏之儒”,孔门弟子中除颜回外,还有颜无繇、颜幸、颜高、颜祖、颜之仆、颜何、颜浊邹等人(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及《孔子世家》),但多数学者还是倾向认为是指颜回一派。如果是这样,那么颜氏之儒就应该是由颜回弟子创立,但又尊奉颜回;因颜回先于孔子而卒,根本不可能立派。八派中又有“乐正氏之儒”,先秦儒家为乐正氏者有曾子弟子乐正子春和孟子弟子乐正克,前人考订乐正氏之儒也不外乎此二人。如果是前者,那么,“儒分为八”中有曾子弟子创立的乐正氏之儒,却没有曾子;如果是后者,则孟子与其弟子分别创立了两个学派。此外,韩非所提到的八派似乎也并不能概括孔门后学的全部。象《荀子·非十二子》所批判的“贱儒”共有“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三家,而韩非所提到的只有“子张氏”一家;还有,《孟子·离娄下》所提到的率弟子“七十人”的曾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所提到的“从弟子百人,设取予去就”的澹台灭明等,显然也都是开宗立派的大师,但均没有被韩非列入八派之中。所有这些都让人感到费解,搞不清韩非分派的根据是什么。与此不同,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将则思、孟前后相续,认为二者具有内在的联系。

略法先王而不知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祇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瞽儒,嚙嚙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

按照荀子的说法,子思、孟轲不仅前唱后和,主张一种五行说,而且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到一批俗儒的支持、拥护。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学的代表人物,他的说法自然有一定根据,所以后世所谓的思孟学派实际也就是由这条材料而来。那么,如何看待韩非与荀子不同的说法呢?我们认为这可能同二者的着眼点不同有关,韩非所说的可能是历史上产生的具体学派,而荀子强调的则是学派间的归